

史

記

四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

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

籍秦昔反

字羽

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

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

梁父即楚將項

燕

正義曰燕為賢反

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

曰此云為王翦所斂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斂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

項氏

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

城即古項子國

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

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

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

斬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

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

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

莊云抵相馬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

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

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

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

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

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符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

太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毋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

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

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

兵使公及桓楚

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為羽使懷王

將是時桓

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

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項

吏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

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馬擾亂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

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故云數十百

一府中皆憎

伏

索隱曰說文云龍言失氣也音之涉反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

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

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

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

下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

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北反召平從廣陵拜梁為楚

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

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素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

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曰令史丞史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

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

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

謂士卒卑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

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父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

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項羽紀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張晏曰陳嬰母

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

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

服虔曰英布起

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外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

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

起於江湖之間

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正義曰被

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

當是時秦嘉

陳涉世家曰秦嘉廣

人巴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軍彭城東

正義



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

走追之至胡陵

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

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

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

徐廣曰縣名在沛

項梁使別

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云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

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子墨嘗君田文封邑也

誅雞

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正義曰許州襄城縣

襄城堅

項羽紀

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鄴人范增

索隱曰晉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鄴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

云范增阜陵人

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敗固當

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曰

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駟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

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曰

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

昇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狹名也在

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  
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  
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  
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蠱

起之將如淳曰逢起猶言蠱午也衆逢蠱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交橫

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為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

盱怡。正義曰盱况于反盱以之反盱盱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項羽紀

居數月引兵攻元父

正義曰元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

縣南五十一里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正義曰子余反

軍救東阿

正義

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大破秦軍於

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

正義曰下使色吏反趣音促

齊兵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

曰田假為與國之王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與國

同福之國也

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

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

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

之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

以要脅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

別攻城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郟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齊陰郡古郟伯

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戴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魯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攻城陽魯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正義曰定陶曹

即此縣東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

正義曰雍丘今汴州

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

大破秦軍斬

樓公二十一廿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

項羽紀

李由

應劭曰由李斯子也

還攻外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

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濬故名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

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

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

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

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

本漢碭縣也在宋  
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

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

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  
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  
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

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

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項羽紀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

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

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

行至安陽留四

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

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

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甚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齊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

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義雖知送

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

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蝱

項羽紀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蟲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蟲大在外蟲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蝨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蟻蟲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

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

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正義

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

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

會韋昭曰皆曰尊爵故云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

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

也臣瓚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

軍無見糧

正義曰胡練反顏監云無見在

之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

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

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

崔浩云徇營也

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

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

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捍也贊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正義曰枝音之移反梧音梧皆

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

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

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沈船破釜斃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

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

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

鉅鹿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

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浸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項羽紀

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

門事惣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攔

曰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正義曰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

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

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

浩云蒙恬樹榆為塞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

周縣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

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以今事急亦恐二世

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

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素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

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壤

項羽紀

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

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鉄質

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鉄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榷也又郭注三

蒼云質莖榷也

妻子為僂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

張晏曰候

軍候○索隱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

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

津狹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淇當為湛案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

至梁湛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闕駟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字又不同

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

徐廣曰在鄴西

○索隱曰汧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汧城酈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源自懷州

河內縣北太行山又云故邶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邶國地也左傳云邶晉應韓武之穆也

大破之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

虛上徐廣曰二卅三年七月也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

鄆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鄆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鄆虛南去鄆三十里是舊鄆乎然則朝歌非

盤庚所遷者。素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鄆

虛南去鄆州三十里是鄆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

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

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瀍池縣東一十二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

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

項羽紀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  
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  
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

元年十一月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衡山領今移在河南穀

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  
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

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有兵守關不  
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

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  
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  
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  
十七里舊大道北  
下阪口  
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

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

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于偽反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

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音士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鯁音淺鯁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鯁

也姓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

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  
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  
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  
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  
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  
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  
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八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增也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

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

正義曰項羽從弟

謂曰君

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

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

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

曰擁紆拱反盾食允反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

以撞正義直江反

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

視項王正義瞋昌具反

頭髮上指目眦盡

盡裂衣正義眦自賜反

項王

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反謂長跪

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啗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

項王曰壯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  
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  
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  
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云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  
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  
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  
本無都字陳平召沛  
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刃俎  
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  
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  
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  
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  
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騎與樊噲會夏侯嬰斬彊紀信等

索隱曰漢書作紀  
通通紀成之子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  
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

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  
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  
音虛其反比音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負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

塞

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

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素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

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

項王聞之身說者

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

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

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難乃憚反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

正義暴蒲北反

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

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媯解。蘇林云媯和也是媯之

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二分關中王秦

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

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太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

項羽紀

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

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

塞王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

音藥。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立董

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

○索隱曰按今鄭州有高奴城。正義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者度服

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張耳嬖臣也

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

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

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  
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  
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以加水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正義曰括

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  
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

禹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鄆

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

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

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  
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

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  
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

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  
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偃姓皐繇之

項羽紀

後所封也黥布亦  
皐繇之後居六國  
鄱君吳芮  
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

鄱陽縣是也。正義鄱作番音婆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

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

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挾居至魯自隱公徙斬音機  
義帝在國共敖

正義共音恭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  
漢書音義

曰本南郡改  
都江陵  
正義曰江陵荊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  
徙燕王韓廣

為遼東王  
徐廣曰都無終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

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徐廣

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  
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



菑

素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

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那時有逢伯陵那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

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

正義曰在濟北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

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

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

在潁川郡屬豫州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

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

故因環封三縣

漢書音義曰繞南

將梅銷

章昭曰呼玄反

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

項羽紀

西楚霸王

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

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

罷戲下各就國

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

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下乎顏師古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

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如淳曰郴音淋

趙義帝行其羣臣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與俱至彭城發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  
 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  
 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  
 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黑榮因自立為齊  
 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  
東正義曰二齊記云右即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  
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二齊  
 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項羽紀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  
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  
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  
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  
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  
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  
蕭令也時令皆稱公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  
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  
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  
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  
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  
王部

徐廣曰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

五諸侯兵

徐廣曰塞翟魏劭曰河南駟案應劭曰

雍翟塞鄒韓也。韋昭曰：塞翟鄒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鄒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鄒、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鄒也。○正義按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鄒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鄒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

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

胡陵

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

四月漢皆已

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

從蕭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

晨

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

日擊之至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璜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

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

正義走音奏

楚又追

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靈壁故城

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睢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

發儀縣葭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西行千二百六十里

漢軍却為楚所擠

服虔曰擠

音濟民之濟  
墳曰排擠也

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

為之不流

正義為  
于偽反

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徐廣曰窈  
亦作箇字

逢

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曾元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  
於曾曾昭曰元謚也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

王急推墮孝惠曾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二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

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

瓚曰其音基○索隱  
曰食音異按鬪審趙



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  
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  
從太公吕后間行如淳曰間

出間步微行  
皆同義也  
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吕后兄周吕侯徐廣曰名澤正義

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澤也吕縣名封於吕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吕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

以姓名侯非也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

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

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

弱未傳悉詣滎陽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

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

項羽紀

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摠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應劭曰京縣名

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臯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

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

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

之河以取敖倉粟

贛曰敖地名在棗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

州棗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

漢之二年項

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

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

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

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

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

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

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

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

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彌驪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

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

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

面擊之紀信乘黃屋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傳左

壽縣李斐曰壽縣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祭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

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

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

縱音七從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二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

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

晉灼曰獨出音。索隱曰音徒周反漢書作跳字

項羽紀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徐廣曰北門名玉門

渡河走脩武從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

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

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

聚

正義積音積賜反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

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

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

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

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槽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

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

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項羽紀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  
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適饒敵求戰古謂之致

師

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楚挑戰三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

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  
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  
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閻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  
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  
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

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

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阮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二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

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正義

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音曰高祖攻

曹咎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

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

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士卒半渡漢擊之大

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

欣皆自剄汜水上

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

大司馬咎者故

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

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

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漢書音義

曰昧音未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

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

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

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

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

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

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

君按說歸太公曰后能和平郡國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

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正

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筑隋改陽夏為

太康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駟案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

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斬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

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正義曰傳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

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

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

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于偽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

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

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傳曰並

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

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

而東北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駟案應劭

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

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

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大司馬周勃叛楚以舒屠

老君相接汶音户交反

六如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

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區

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

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

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芻為秦將王

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為北江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

項羽紀

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

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

乎按顏項王乃大驚馬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

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

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顧野王云青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卧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項王泣數行下

正義數色更反行色郎反

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

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

騎後

麾下

正義麾亦作戲同乎危反

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

正義屬音燭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

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

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

左

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

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

項羽紀

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

正義曰卒子律

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

正義曰期

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  
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

羽至此一日於是項王大呼

正義曰火故反

馳下漢軍皆披

九戰因名

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

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璜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

項羽即烏江亭長艤船待徐廣曰艤音儀一音俄駟案此也

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索隱曰艤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

項羽紀

有此音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

正義曰音奇

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

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拍王翳曰

如淳

日指示

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

邑萬戶吾為汝德

徐廣曰亦可

○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

乃自刎而死王

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

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

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

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

封王翳為杜衍侯

索隱

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者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

封楊喜

為赤泉侯

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按漢書表及後漢作熹音火志反

封楊武

為吳防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

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封呂勝為涅陽

侯

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正義曰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

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

項王已死

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

年已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

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

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

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  
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  
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桃侯徐廣曰名襄其

子舍為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  
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  
平臯

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  
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他音徒何反  
玄武

侯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表中不見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  
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

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  
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  
舜目蓋重瞳子子尸

曰舜兩眸子  
是謂重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逢起

項羽紀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

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列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云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寶不與

嗟彼蓋代

卒為凶豎

史計九千零九十四字

注計九千三百二十四字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

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

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

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

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

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

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

季

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

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

云太上皇名煇與湍同音。正義曰春秋母曰劉媪。文穎  
 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  
 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  
 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  
 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遊洛池。生劉季。詩  
 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  
 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  
 母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歎古人  
 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  
 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  
 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  
 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始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  
 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  
 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謐曰昭靈夫人  
 漢儀注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  
 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  
 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  
 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其先劉媪嘗息大  
 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高祖紀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

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媧劉季與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

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臯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臯高起

文穎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頰貌似龍長頸而高臯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載勝斗胃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成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頰多黑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

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

北人呼為厭黑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記反施尸政反意豁

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

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亭長

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

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

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韋昭曰貫賒也。索隱曰鄒誕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

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賒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

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

飲酒讎數倍

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

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

及見怪咸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索隱

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

可折至歲終摠弃不責也

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徭役也。索隱曰

高祖紀

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正義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曰包縱觀觀秦皇帝正義官恣意故縱觀也音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

此也單父人呂公

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

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

善沛令

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

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斂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責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

令諸

大夫曰

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惣稱之

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

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韋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

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無所訕正義音丘忽反酒闌

丈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眾顯

言故目動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

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

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高祖紀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

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

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

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

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

帶印紱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

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

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舖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

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

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

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姓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

高祖紀

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

正義音館下同

及貴常冠所

謂劉氏冠

正義曰音官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

乃

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云自

度比至皆亡之

正義度田洛反比必寐反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

澤中

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

令一

人行前

正義行音下孟反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擊斬蛇

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丈不同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

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

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

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

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素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

曰畦時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

高祖紀

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

子之理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

說丈云答擊也漢書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

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劭應

曰負恃也。索隱曰晉灼云自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

又一舟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

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二

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

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徃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

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

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然十七兄而立

今王則二世是第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

楚索隱曰蘄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陳涉沛令玃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索隱

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

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

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

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是踰城保

劉季

韋昭曰以爲保鄣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

今屠沛

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者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

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置將不善壹敗塗地

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

愛恐能薄

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

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

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

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

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

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

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墳曰管仲云葛盧山交

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交誤也

而豐

鼓

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血祭也司

高祖紀

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爲豐臣瓚以爲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之應劭云豐呼爲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豐擘是用名之此說皆非擘音火稼反

皆赤索隱曰墨程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爲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

或作識或作志愁康音試蕭該音幟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

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

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展曰胡

章帝改曰胡陸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子孟康云

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爲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

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田儉自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索隱曰如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

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

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

戚如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

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

殺之索隱曰賴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

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荅父音甫屬任城郡○索隱曰舊音

苦浪反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

高祖紀

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

豐故曰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度服

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

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死雍齒與豐

子弟叛之聞東陽竈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竈縣君

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

郊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竈縣君東陽竈君自一人秦嘉又自

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竈君又別言秦嘉立景

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二人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

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

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

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將兵北定楚地

屠相至碭

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

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審君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

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

邑拔之

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

在薛

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項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

高祖紀

以五大夫為將九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

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

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

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吁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

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

名正義曰濟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

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

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

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

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楚軍去而攻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定陶

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

正義曰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

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器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結於項者繡

獲音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

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過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

秦

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

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

正義曰括

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

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

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

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趙數

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索隱曰章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

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

索隱曰章

昭云憤

傲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為人慄悍猾賊

索隱曰說文云慄疾也悍勇也亦云慄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也

項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

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

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前陳王

漢書音義曰陳涉也

項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

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高祖紀

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僂悍今徐廣

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

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素隱曰成陽縣名在濟

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來壁破魏二軍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蜀山陽括地志云在

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素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

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瑣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蓋。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

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

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

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

滿並通也。

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

圍縣，墳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

酈食其

鄭德曰：音歷異基。

謂監門曰：諸將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漢書音義

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

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

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

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

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又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

也揚熊走之棗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

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輟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蹟曰輟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

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當是時趙別將為名一云輟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

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

平陰縣今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何陰是也

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齟戰雙東

志南陽有犍縣。索隱曰齟音蟻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齟

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

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

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犁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

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南陽

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

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

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

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

以宛守為郡侯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

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

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弱高武

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

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

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

襄也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銷與

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生音錫歷蘇林

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遣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

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

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

高祖紀

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

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維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

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境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

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

人憚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沛公已未年七

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沛公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

戰鬪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

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  
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  
霸城漢文帝築佈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

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

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

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素白素兩

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

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

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

索隱曰楚漢春秋曰樊噲請殺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

高祖紀

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正義曰屬之欲反屬付也

遂西

入咸陽欲上宮休舍

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上宮殿中而息也

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

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

索隱曰劉

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

偶語者弃市

應劭曰秦禁民取火語偶對也墳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

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

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煞人者



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餘悉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

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茅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

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饗食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

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

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輒生說我言輒小也小生即解生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

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高祖紀

急使兵守函谷關

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供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

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

無內諸侯軍稍徵

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

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

中遂至戲

正義許宜反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女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

亞

父勸項羽擊沛公

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

父並音甫方鄉食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

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八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令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

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

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

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

縣都南鄭二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

曰以岐州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

雍縣為名都廢立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都櫟陽索隱曰因

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葬太上皇

改名曰董駁羽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

萬年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

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鄆王正義曰以商帝盤

商為鄆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鄆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鄆王都朝歌都朝歌趙王歇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

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六縣屬六安國懷王

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

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

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

音麾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

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此去宣帝陵五里朝

記云故杜伯國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

文作錘器名也地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開似器故名之

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

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

云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

陰侯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

遷也

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跂而望歸

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政舉踵也司馬彪云政望也

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正義音流

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

正義音促趣

羣臣稍倍

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

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

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音悅下音稅請兵

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

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

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

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還龍襄雍王章邯邯迎擊

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

咸陽別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榷會圍之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

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



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

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以迎太公口后於

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

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

河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

徐廣曰扶

風關外置河南郡

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尉信為

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

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

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

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彭王置河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

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彥云橫道自言曰無楚漢春秋云董公

八十二遂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

封為成侯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袒踊

亦如禮袒踊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

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

發關內兵收三河士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

南浮江漢以下

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務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

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

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

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

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引兵去齊從魯

正義曰兗州曲阜也

出胡陵

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

山陽郡

至蕭

正義曰徐州蕭縣

與漢大戰彭城靈辟東

正義曰在

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

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

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

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

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

徐廣曰在梁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

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

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

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  
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  
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  
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  
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  
乘守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

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

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

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

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

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

塼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塼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

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  
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道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  
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  
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  
日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二  
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  
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  
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  
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

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

子高之故邑也

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



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

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玉門

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

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

武南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蘇林曰縮

音以編縮結物之縮

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索隱

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

高祖紀

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  
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一

簡作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

正義挑田  
甲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  
 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  
 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

高祖紀

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

羽皆王諸將善地

索隱曰謂章邯等

而徙逐故主

索隱曰謂田氏趙歇

韓廣之屬也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

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

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

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索隱

曰捫摸也中胷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胷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

漢王病

割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

正義行 寒子孟反

病甚因馳入成

臯

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

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

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欣自剄於紀水上令臯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臯以示之也

留四

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

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

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何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

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項王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

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

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

曰今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勃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勃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

高祖紀

月七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

下淮陰侯將二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

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費將軍實侯陳賀也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乘猶登也進也大敗垓下項

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游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

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

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



曰十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  
 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  
 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  
 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  
 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  
 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  
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

高祖紀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且之  
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

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

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

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

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程。正義曰：洛州陽程縣是韓王信

之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

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

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

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

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

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

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

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贛曰漢

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

降下者因以子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

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高祖紀

地而不子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

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

正義曰幾音機姓名

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爵諸侯利幾恐故反

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

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

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

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

李奇曰為

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

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高祖紀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

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心善家令言賜金

五百斤索隱曰碩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

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

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

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六一七十六

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

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丈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

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地勢便利其

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

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櫛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壅似瓶者夫齊東

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

高祖紀

利

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

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

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

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

荆王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摠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

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



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

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

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

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程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

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

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二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

高祖紀

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  
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

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

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

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且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

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立武所謂

北關。索隱曰東關名倉龍北關名玄武無西南二關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

渭北而立東關北關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壯

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

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

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

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郃

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高祖紀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滑為無  
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令其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瑩紹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

小三州子  
史言高祖紀

長安未有宮室  
居櫟陽宮也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

楚王梁王皆來送葬

漢書云  
葬萬年

赦櫟陽囚更命酈邑

曰新豐

正義作麗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  
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槍不

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  
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

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麗邑築城寺徙  
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

陳豨

鄧展曰東海  
人名豨曰豨

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

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豨攻定  
臧荼有功封陽

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徃擊

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高祖紀

知其無能為也聞絺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絺將絺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絺等未畢絺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絺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

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漢使

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

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

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絺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

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

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

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

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

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

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音

義曰會音儂保邑名甄音直偽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

索隱曰漢書甄作缶音保非也

高祖紀

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

步

一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

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

高祖擊筑

韋昭曰筑

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

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風俗通義曰漢

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

為朕湯沐邑復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

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

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

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

張張晏曰張帷帳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

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

曰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

音帳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

高祖紀

斬陳豨當城

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

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

陳涉

魏安釐王

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假之祖

齊湣王

索隱曰名地王子王建祖

趙

悼襄王

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

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

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

陽侯迎綰

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

綰稱

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紹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侯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用謚曰高祖以秦

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

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

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

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曾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

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

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

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子

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巳字者妄引漢書云己下者非至太上皇廟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

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

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

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

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

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  
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  
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  
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  
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

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

駟案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

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音扶各  
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  
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

隱云僊音先志者蔽僊聲相近故以蔽為僊耳故救僊莫若以忠鄭玄曰三王復反始三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

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

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

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磬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高祖紀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紀